四書近語

四書近語卷五

明淸平孫應鼇山甫撰

之文鐘鼓玉帛是也禮樂之本和敬是也人於禮
從此和敬中發出便是文質得中方才成得個禮
樂若只是禮樂之文雕琢浮靡全無和敬之實則禮樂
之本亡矣其如禮樂何哉先進於禮樂便是文質得中
者後進於禮樂便是只事禮樂之文者夫子用禮樂而
必從先進卽從周之意也用禮樂不止用於一身以之
議德行制度數移風易俗經緯邦國皆是大道隱而天
下無正習人心蔽而議論無公是聖人欲挽之而不可

得蓋亦悲矣
四科以德行爲首次言語政事文學以聖門所尙之輕重爲序也顏淵四人非不足於政學游夏諸人非全缺於德行而如此分屬以夫子所就之才器爲言也德行如近道純孝謹疾不佞是巳言語如知聖人而不阿所好使四方而不辱君命政事如可使足民可使治賦文學如絃歌武城篤信聖人可見聖門之言語政事文學亦非世俗之所謂言語政事文學蓋聖人立教專在德行雖未嘗廢言語政事文學而必本德行以爲言語本德行以爲政事本德行以爲文學也

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因其疑問而發我之意便是助非是補助我之不及也故非助我之言非聖人之謙辭蓋以言教者本非聖人之心惟顏子能相忘於言語之外能以心學故於聖人之言無所不說說便是能以心學處說則無疑無疑則無問無問則無助學至於無所不說眞善學矣何必有助於我而後謂之學哉此是聖人深知顏子之語意也

論語中只記顏子有兩問一問爲仁天德也一問爲邦王道也聖人之心學帝王之經綸發盡夫子之蘊教萬世無窮此豈他弟子有助之可企也

閔子處父母兄弟之變故其孝爲尤難夫子所以獨稱之也如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父聞之何等愴悼母聞之何等感化昆弟聞之何等敬悅所以孝之由誠而形形而著而明而人無閒言也

夫子於南容之謹言則妻以女於閔子之不言則嘉其能中於由之妄言則斥其野於子貢之多言則歎其不幸於宰我之能言欲觀其行於仲弓之簡而不佞則謂之可使南面其欲門人之不尚言如此今之講學者於言行之閒全不留意動輒談天說理不知愧恥噫甚矣哉

顏淵死路請子之車可以見夫子之貧也夫子如此其貧而猶請其車以夫子與顏淵師弟有篤至之情求之也夫子不與愛道重於愛情也路與門人惟欲厚葬不知君子事師當以道相成不在於情其愛子亦當以道相成亦不在於情也人子於親歛手足形還葬無椁君子以爲禮況弟子於師父之於子乎回之可以無椁非但不可舍車之故以路之貧不可厚葬禮也鯉也死夫子以其貧尚不厚葬路之貧又可厚葬回乎蓋借鯉以曉路非避薄鯉厚回之說而不與也君子之於人我可以與彼不可以受亦不之與即使夫子富無待鬻車亦

不資路以財以爲回之椁也何也路貧而厚葬回非禮也門人厚葬固自有所處不俟夫子之車矣夫子猶歎其不得視回猶子正以其不能以道成顏淵也故夫子之車卽可鬻夫子卽可徒行亦不與路也說者不知夫子之意在於貧而厚葬之不可而局局於大夫不徒行之意其亦失夫子之旨矣夫子病子路門人爲臣尙謂其欺天其不欲門人之爲臣卽不欲顏淵厚葬之意也夫子以天自處而門人乃以世俗之常事夫子以道愛顏回而路與回之門人乃以外道之待顏回謬亦甚矣慟哀之甚也爲夫人之慟而慟便是哀而不傷性情之

正也一慟於顔子再拭於獲麟皆爲道也
哀至於慟痛至於天喪予非厚顔子爲道也郤臀車之
請責厚葬之失非薄顔子爲道也
門人厚葬之情同於顔路夫子循理之念同於顔淵使
淵有知必有不得大葬盜死道路之感也
死生人鬼只是一理非謂事鬼難於事人事鬼者卽所
以事人者也非謂知死難於知生知死者卽所以知生
者也葢以理之相通而不容間隔非謂事之有序而不
可躐等也朱註再詳
聖人之學誠明而已事人事鬼誠也亦明也知生知死

明也亦誠也子路仕衛輒其繼死於孔悝之難正由不能達得誠明一貫之理

誾誾剛而中者也行行剛而強者也侃侃剛而直者也惟剛足以進道故子樂樂者樂其進道之有人而傳道之可望也
長府亦公家不可廢者但魯人差在一為字閔子重在一仍字推一為字凡傷財害民者無不為矣推一仍字凡節用愛人者無不為矣故夫子深嘉之
由之瑟奚為於某之門夫子非抑子路也使之矯偏勝以歸中和也門人不敬不但不知夫子立言而且不知

子路之爲人矣故夫子又以升堂入室喻之使門人知子路之學已升堂必服其所已能使子路知己之學猶未入室必勉其所未至矣

聖道只是一中字盡之師過過商不及已便見中之所在子貢不知而以過爲愈也故夫子又告以過猶不及則中之所在蓋可知矣中中庸載夫子言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道之不行由於知愚之過不及可見道之不行知愚皆不行也道之不明賢不肖皆不明也言不明而由於行之過不及可見知之合一於行也言不行而由於知之過不及可見行之合一於知也知行合

一無過不及便是中也此千古聖學之正脈
周公之富義而富者也季氏之富不義而富者也冉有聚歛非必如後世頭會箕歛之臣但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更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爲之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氏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最爲得旨
曾子氣質之偏其始也與柴之愚師之辟由之喭同而其終也獨得傳夫子之宗非三子之可望而及可見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在人之善反焉耳

回也其庶乎一章鄙見謂聖人以一貫之學爲教是德性之學也庶乎者庶乎德性之學也空者胸中一物不留無知而無不知是德性之學知也不受命不受夫子德性之學之命也貨殖務多聞多見以爲知如貨殖然也億則屢中正是聞見之知所謂測度而知有所知有所不知非德性自然之知也惟屢空故庶幾於道惟貨殖故惟億度而與道相遠矣

善人便是可欲之人不踐迹則不加學問工夫其於有諸己充實光輝之事皆不及安能入於聖神之室耶故必踐迹方入室有望既踐迹必求至於入室方不負可

欲之善

論篤是與不知其有德者必有言而爲君子乎不知其有言者不必有德而爲色莊者乎貌即在言上見觀人者與自反者察於君子色莊之間而爲己爲人之學見矣

求退而進之由兼人而退之聖人教人俾人自知其失自至於中中者性之本然聖人之教非於此性之外而有加損

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矣師弟恩義之重如此

大臣不從君之欲則從欲者非大臣矣必行己之志則不能行志者非大臣矣不能行志而又不能退止總只是從欲矣故子然以從爲問而夫子以弒父與君亦不從也答之則二子之所從者聚斂伐顓臾之類耳若弒父與君而亦從之豈但不得謂之具臣且不可謂之臣也矣

學與政本非二事但學而仕仕而學學以盡仕之理仕以行學之藴則修身治人一以貫之子路但知就仕爲學不知由學立仕此便不是故夫子惡其佞也

夫子欲點之言志沈氏曰須識得聖人之志然後識得

四子之志老安友信少懷此聖人之志素位而行者也遇一人則安信懷乎一人遇一家則安信懷乎一家遇一國則安信懷乎一國遇天下則安信懷乎天下人不知亦如此人知之亦如此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舉平居眼前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卽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

人點取必於己三子待他日做點卽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在本地做夫子所以獨與點也

知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則暮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元端章甫亦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亦樂也浴風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咏歸樂也治兵足民行禮用樂膏澤加於斯民亦樂也不可將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作逍遥物外之樂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人得天地

生物之心爲心渾是一團天理便渾然與物同體有何私欲但人爲氣拘物蔽不見與物同體之本然只從自家軀殼起念然後有私欲有了一分人欲便没了一分天理去得一分人欲便全得一分天理私欲者我也有我之私卽己也天理者禮也此心之理卽禮也若能克去有我之私欲以復還天理之本然則天地生物之心渾然在我而無虧矣夫克己復禮便可以爲仁則仁只是個心而天下之人無不是這一個心也全得我之本心卽全得天下人之本心自然萬物皆吾一體四海皆吾度內故一日克復則天下皆歸吾仁之內此便是有

以立天下之心又曰一日克復而天下皆歸吾仁之內則仁固取諸吾心而自裕者也爲之不在於己乎天下之人豈得與其力乎仁之體段與爲仁之功用此節已盡之矣故淵不復疑問而只請問其目也請問其目者尋討實落克己復禮的條件也夫子因顏子問克復之目而教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謂因視聽言動之非禮而後勿之也亦非謂逐件去察其非禮而後勿之也蓋人之心體不役於視聽言動而亦不離於視聽言動不滯於視聽言動而亦不外於視聽言動其機則在審理欲之幾而愼獨使此心主一

於理而無他適耳此心不主一於理而人欲得以干之
則視聽時仁就違於視聽言動時仁就違於言動己何
由克禮何由復此心能主一理而人欲不得以干之則
未嘗不視聽而視聽皆理未嘗不言動而言動皆理已
就此克禮就此復要緊工夫全在一勿字上勿者審理
欲之幾而時時愼獨使心主一於理而無他適也故勿
之卽克之也勿字工夫無一時閒斷雖不離視聽言動
自然不役於他雖不外視聽言動自然不滯於他天下
歸仁也在此勿字上由己不由人也在勿字上勿之卽
克之可見克與復非二事克己卽所以復禮也勿之只

是審理欲之幾而時時慎獨使此心主一於理而無他適可見禮與仁非二道復禮即爲仁也論心學至此精矣夫子稱顏淵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心之知體炯然不昧故能先知於善不善之前而主一於善更無他適由是知不善不復行不善便是常知此就是勿字實落作用也故勿字工夫即審幾也即慎獨也即主一也即常知也故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其機括只在此一勿字耳慎思之慎思之

仁人心也持此心之謂敬推此心之謂恕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無時無處而非此敬之流通仁之存也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無時無處而非此恕之貫徹仁之施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仁之驗也敬恕原無二理只是一道顏子之學無人己界限惟一克己便與天地同德故曰天下歸仁仲弓之學必致審於人己之間敬恕之功盡方能物我爲一故曰邦家無怨顏子在全體上做仲弓在切實上做是以有乾道坤道之別及其成功則一也爲之難故言之訒可見仁者之訒言正所以求顧其行也仁不出乎言行之外而謹言愼行卽所以爲仁矣心存二字最切

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不在內省不疚之後是

君子所爲無一有愧於心自然如此蓋內省不疚則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居常則隨遇而安處變則順受其正有何憂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也中庸曰君子戒謹恐懼而此曰不憂不懼何也惟戒謹恐懼所以不憂不懼也戒謹恐懼便是內省不疚實工夫

子夏解司馬牛之憂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見其兄之死生皆懸於天皆定於命不必憂也後曰敬恭而四海之內皆兄弟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四海之內合敬同愛雖無兄弟亦不必憂也諭之於道思止其亂的意思

旣而究其言又有不必有兄弟之意胡氏所以謂其語滯也

浸潤之譖易移者也膚受之愬易激者也皆不能行焉則是此心鑒空衡平之體不因物而有遷知非之眞能早見而預待不可謂之明乎譖如浸潤緩而不暇覺且不聽況非浸潤者乎愬如膚受急而不及詳且不聽況非膚受者乎是其心之明不蔽於近而且可謂之遠矣

明則遠不明則蔽於近只反覆問明的意思

足食道之而生養遂也足兵治之而爭奪息也民信敎之而倫理明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但說兵食

可去而信不可去以見欲足食足兵而必在於立信也食足而無信則倉廩之儲未有不爲大盜積者也兵足而無信則器械之利未有不爲大盜資者也且將并兵食而去之矣有信則食雖寡而知方之義益明也兵雖弱而效死之心益重也且將并兵食而立之矣

文質雖不可相無然必先有質而後有其文與其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孰若曰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子成之言主於滅文子貢之論主於存文俱未諦當

念百姓之足與不足君以民爲體矣君無有不足民以君爲心矣是謂君民一體可見古之徹法行而君民皆

足便是一體之政令之稅畝行而君民皆不足便不是一體之政

主忠信存主之立其誠也徙義踐履之得其宜也主忠信而不徙義所主者便非忠信徙義而不主於忠信所徙者便不得謂之義二句互相發明曰忠信曰義便是德曰主曰徙便是崇德愛欲其生惡欲其死雖人之常情然生死有定命非好惡所能致著了個欲字便是惑生死既不可以好惡致則凡得失之小者又可知矣著一個辨字能明得愛惡之情能達得生死之故而實體於心不雜私欲便是辨

崇德辨惑二義亦相資之理崇德自知辨惑辨惑則崇德之功益明

知君臣父子爲人道之大經則盡君臣父子之倫卽所以立人道也人道立而治道舉矣知君臣父子爲政事之根本則盡君臣父子之倫卽所以立根本也根本立而枝葉茂矣人道大經便是政事根本

片言折獄由於無宿諾事豫則立也

忠信明決四字解得折獄之旨盡非忠信則人不信非明決則人不服世有忠信而不明決者有明決而無忠信者惟二者兼備便是中正之大人有情者利見之以

求伸無情者懼見之以取敗故不待詞畢而卽折獄無滯辭便是有聞未行惟恐有聞也其爲曾子所畏孟子所尊宜哉

便民無訟明德之功已至端本之效已臻片言折獄又不足言矣使字有無窮意味潛消默奪之機有出於道政齊刑之外者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曰行指此心也居居其所行也行行其所居也天下無心外之治無心外之政惟能誠心便可立政蓋誠者無終始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存之爲天德發之爲王道者也帝之所

以帝王之所以王者也居之無倦誠之無終始也行之以忠誠之無內外也若有一毫間斷一毫虛假便不是帝王之道天德王道之學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是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者也小人反是是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者也君子成人之美實所以成己之美小人成人之惡實所以成己之惡

政者正也性正故能政不正而出於正者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責康子以正而立政也古人為政者法制禁令之施皆本於身心性情之實夫子雖為康子發而帝

王爲政之大體實於此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可見民之爲盜欲心使之也
又可見君之所欲卽民之所爲竊也爲上者不欲則觀
法之地已善誅求之擾已去優恤之政已施觀法善則
民畏誅求去則民安優恤施則民足何盜之有賞之一
字只甚言民不肯盜以見此心爲善之眞利終不能奪
也
爲政自來未有單言殺字者康子有殺之言夫子便有
欲善之敎把個善字替他殺字而帝王爲政之心見矣
康子欲誅殺惡人以遷就善人夫子欲嘉尚善人以感

化惡人任德任刑作用自別
爲政者不過使此心天理達之於下而已天理在人心
以無邪謂之正以無染謂之不欲以無惡謂之善上下
之所同也特其機則在上所以感之者
聞與達不甚相遠毫釐之辨爲己爲人之閒也聞者欲
素利乎外也達者欲素豫乎內也質直主忠信好義從
義也此是崇德之主本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又於人已
之閒而致審夫質直好義之有至有不至也此是考德
之實功色取於仁則非質直行違則非好義主本已忘
矣居之不疑則非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無德可考矣要

之聞之篤實處便是達達之近利處便是聞
聖門之學只是身心之學崇德欲復心之善也修慝欲
去心之惡也辨惑欲釋心之疑也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事後得
之謂也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察惡未盡雖善亦
粗攻其惡之謂也程子曰易發難制惟怒爲甚能於怒
時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不以一朝忿忘身及親之
謂也
己之惡下一攻字極妙人之一心被種種惡念膠固盤
據遂將此心喪失陷溺若不是下一攻字工夫掃蕩廓

淸如何能去得惡如何能復得我之心體知道自己之惡必要攻他又如何有工夫去攻人之惡只這要攻人之惡之心卻又反增了已心之惡

樊遲先問仁後問知是各自爲問也夫子先告以愛人後告以知人是卽仁知之各自爲用者而各答之也樊遲未達是徒知愛人者之妨於知知人者之妨於愛人是疑仁知之德不相成而反相戾也不知以愛言仁以知言知皆性之德也知之無私處卽是仁仁之有別處卽是知非知則仁無所施非仁則知無所立是仁知雖有異用而實無異理也故夫子以舉直錯枉能使枉

直告之觀仁知之互爲其用則知知以成仁而仁知合一之理見矣及其又未達而子夏以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告之觀仁知之互爲其用則知知以成仁而仁知合一之理又見矣是知之所及卽仁之所存而知人之名卽愛人之實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如此

告非難忠爲難忠告非難善道爲難本以忠告之誠而出以善道之辭朋友之責盡矣故不可則止忠告善道朋友之倫也不可則止全朋友之倫也

君子之學明道進德之實功知行合一而已以文會友求致知之助於友也就是講明爲仁之理以友輔仁求

力行之助於友也就是發揮所會之文信乎朋友之倫義重聚樂若會而非文輔而非仁則喪道敗德何取於友

夫子言先之勞之便是常常先之常常勞之無倦就在內矣非待子路請益而後始足其意也先之無倦教思無窮也勞之無倦容保無疆也

觀舉爾所知之言可見爲政者患好賢之不極其誠篤賢之不極其篤耳在我若果能誠於好賢篤於薦賢則一君子進衆君子皆進我之心旣進夫人人之心亦猶夫我我所不知人自不舍固不必求盡知賢才而人所

舉之賢才即我所舉之賢才矣聖人用心之大公如此夫子爲政欲以正名爲先曰言曰事曰禮樂曰刑罰皆政也言之順事之成禮樂之興刑罰之中皆必由於名正可見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衛輒不道把名分都壞了夫子爲政必先正名必有誠意感化使之良心發現使衛君父子各悔其過輒避以讓其父瞶跣足以謝其毋上告天王下告方伯子讓其父父立其子君臣之名各正而政立矣若名不正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是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便一齊都倒所謂大綱一壞萬目瓦裂不以其

漸也名必可言者名正而言順也言必可行者言順而事成也禮樂之興刑罰之中皆在事成之中君子之言無所苟則其始也固本於名之正而其終也自至於事之成而禮樂興刑罰中矣可見必以正名爲先也

知學稼學圃爲小人之事則知好禮好義好信爲大人之學大人之學明德新民之學也明德新民之學以天下爲度者也出吾性之禮而四海莫不合敬出吾性之義而四海莫不合宜出吾性之信而四海莫不合情物物各得其所而皆取足於在上者之一心故曰大人之學也若規規於農圃則經營惟止一身計慮惟在口腹

利一己者則能之而利天下者則不能矣此孔子所以不欲遲之學也

孔子言爲學有大人之事不在學稼孟子言爲治有大人之事不必並耕蓋眞有見於堯舜仁覆天下之心者

學必有得於心然後有益於事誦詩三百而不能達不能言是學之無得於心矣雖多亦奚以爲見學必求得之於心而後可也

身正不令而行以身教者從也不正雖令不從以言教者訟也

夫子嘗言魯一變可至道則魯尚可爲也今乃謂其與

衛爲兄弟之政則魯日非矣周公之道衰矣夫子傷之切矣

衛公子荆居室始有曰苟合則未嘗不欲合也而亦不必於合也合可也不合亦可也苟完亦然苟美亦然視他人之未合則汲汲以求合既合則汲汲以求完既完則汲汲以求美以外物爲心而欲難足者不同故稱其善若推是心以求道何道不得

欲爲政先難得個庶庶則有其民矣有其民必君道立而後能保其民故必富之必師道立而後能化其民故必敎之此爲政之要經也

期月而可王道之始三年有成王道之終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此非稱許善人也欲人爲王政勿止於善人之政也百年之爲日甚多去殺之爲政甚淺若是王者之政綏來動和殺之不怨民之遠罪不知誰之爲之期月三年固無待於百年矣而其效亦不止於勝殘去殺而已

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季氏已專國政又不當在私家以議國政今也不然是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夫子謂其非國政乃家事夫子非不知其本國政也非不知其非家事也蓋傷其以國

政爲家事也蓋傷其國政之移而爲家事也而斥正冉有誅絕季氏之意自見言外矣

知其爲君之難則凡所以求盡人君之道者無不爲矣故興邦惟其言而莫予違則凡所以求遂一己之欲者無不爲矣故興邦喪邦之興喪只在一念敬肆之閒耳

王政以得民爲本善政善教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由是澤之所被無有怨言而近者說矣風之所樹無有離散而遠者來矣此乃王政自然之感非有求悅求來之心而始行善政善教以爲之地亦非善政善教之後而即期其能悅能來以爲之驗也

欲速見小霸者之心霸者之政也無欲速便是可久之德無見小利便是可大之業純王之心純王之政也欲速者以汩於小利見小利者以志在欲速中庸載至誠無息功用博厚高明悠遠是何等氣象

揆諸天理而順卽諸人心而安無矯逆委曲之私謂之直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揆諸天理不順卽諸人心不安矣故夫子不謂之直父爲子隱矣其實子有不善父必有義方之訓也不然是石碏之於石厚也子爲父隱矣其實父有不善子有幾諫之道也不然是李璀之於李懷光也所以夫子謂直在其中者最有味不是就以隱

爲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

仁道無往而不在可見此心隨在而當存也居處恭恭便是仁而此心存於居處之際矣執事敬敬便是仁而此心存於執事之際矣與人忠忠便是仁而此心存於與人之際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終食不違造次不違顛沛不違其不在斯乎恭敬忠只一個心就時與事與人而分言之耳

大段士之品只有三等才節兼全上也有本無才次也才與本俱不足斯爲下矣行己有恥只一有恥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都在裏了不辱君命只一不辱

上不負所學都在裏了不辱君命本於行己有恥來二者兼得而士之明體達用之學盡矣堯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之行本是極好的若只宗族鄉黨稱其孝弟則是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廣故爲次也君子之言行在於信果信果之言行本亦是好的若只是言必於信行必於果則是意見爲私而執守不定故又爲次也行己有恥已包了孝弟信果故爲上

告子貢士之品有三皆在實行上見文學詞章俱不與焉古之士可知矣今之士者惟文學詞章是尚而實行不與焉則今之士又可知矣悲夫

聖人之道只是一個中行然後可以傳道不得中行而與之亦必得資質近道之人裁之以就於中則傳道亦可望矣狂狷之志狷之節雖似分屬實各就其重處而言但德性少偏所以到中行便難狂者有氣魄阻抑他不得狷者有筋骨污染他不得通是作聖胚胎

有恆是爲學始事下手工夫就在此恆字無恆雖巫醫不可爲況爲學乎或承之羞無所往而不羞也由不占也占者占恆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恆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恆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

則失其心之神明失其幾之感應是不恆其德矣羞豈不至耶聖人喚醒人作聖學只是一占字

君子小人之分只在存主公私之間和卽無我之同以理爲從也同卽有我之和以情相昵也不同就是和中不同不和就是同中不和

鄉人皆好之問其賢也鄉人皆惡之亦是問其賢也子貢之意以論人必於其鄉夫子之意以論人當稽其類先云未可便見夫子之至公處後云不如善者好之惡者惡之便是夫子之至明處善者好之善其善也惡者惡之妬其善也

易事難悅夫子以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恕便是天理天理者順事而行不與以己之謂小人反是正由他不能順事而行無往不是一己之私所以全是人欲作用易事者自難悅難事者自易悅泰者以理自適驕者以欲自縱以理自適便是坦蕩蕩故不驕以欲自縱便是常戚戚故不泰

仁者人心中之理也剛毅者高明有宏毅之資爲剛善木訥者沈潛有貞固之資爲柔善故皆近仁若能因其美質而善充之高明者柔克以造於中沈潛者剛克以造於中使心德不偏本體以厚而無氣質之私便就是

仁若不充之以學剛流於厲毅流於猛木流於塞訥流於滯而仁遠矣

朋友以義爲重故切切偲偲切切以心言偲偲以言言也兄弟以恩爲重故怡怡怡怡兼心與言貌言也夫子以此告子路可見士之爲士只在人日用功夫變化氣質上下手也

以不教民戰則親上死長之義不知坐作進退之法不習必至敗亡是棄其民也爲人上其忍棄其民哉則教之二字不容緩矣

使善人爲邦使已教之民戰聖人治國便是如此

恥者羞惡之本心夫子以有道無道之穀爲恥者蓋君子出處爲道計也使不能以道殉身以身徇道而惟志於穀可恥甚矣穀非可恥志在於穀是以可恥也

克伐不行猶有克伐者在也仁則無克無伐矣怨欲不行猶有怨欲者在也仁則無怨無欲矣此一章正心學所在原憲不從源頭上做工夫故以强制爲能夫子曰仁則吾不知是教之返回源頭上做工夫也源頭工夫克己是也只一克字便不消强制了

聖門爲仁之功通只是一個克己答仲弓司馬牛樊遲子貢子張諸人之問雖不同無非各就其所難克者克

之蓋受病有淺深下手有難易病無大小只沾染處便累了一生故就其難處刮磨攻治其餘便自省力若顏子克己則是從全體上做一克了便復常是克常是復與諸子工夫作用又不同蓋行健不息之學也

士而懷居朱子意所便安爲居最得夫子之旨意所便安不止衣服宮室居處之類如貨色名利之間去就取舍之際少有顧戀意思與夫吝於改過不勇於從義俱是必是一刀兩斷方有進步處若但有一毫懷之之心便與聖賢正大光明德業相去天壤士乎士乎其必足以爲士而後謂之士乎

行無時而不危者君子無可易之節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也言有時而或遜者天下有當審之時所謂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也危言危行君子只循其常理自世俗見之危耳危言者非徒展素學之蘊實欲以贊治化之成也遜言者非徒固周身之防實欲以濟天下之事也

夫子歎世皆尚言尚勇而尚仁之無其人也故言有德者精蘊所發自然有言不可徒尚夫言也有仁者義理之發自然有勇不可徒尚夫勇也蓋有德之言乃天下之法言否則無稽之言而已有仁之勇乃天下之大勇

否則血氣之勇而已自修者當求言於德不可務工其言當求勇於仁不可取助於勇觀人者當因德信言不可徒取其言當因仁信勇不可徒取其勇也

南宮适知羿奡之不得其死其遇無道也必有處矣知禹稷躬稼有天下其遇有道必見用矣安道德之貧賤危權力之富貴信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也比當時孔子之說再詳

仁者渾然全體純是天理之心君子有志於仁而功夫斷續天理未純但私意少有所間便是不仁小人無志於仁而滿腔人欲雖天理暫萌終不能擴充長養便是

不仁君子而不仁見欲爲君子者當密其求仁之功而後可未有小人而仁見人決不可爲小人以自失其仁也

愛則必勞忠則必誨勞生於愛所以成愛誨生於忠所以成忠愛於子者決不能巳於勞不勞者非愛也忠於君者決不能巳於誨不誨者非忠也愛而勞爲人父止於慈也忠而誨爲人臣止於敬也

禆諶不足取之世叔世叔不足取之子羽子羽不足取之子產古之人能用人以成國家之事如此討論其草創不爲矜我之長潤色其修飾不爲形彼之短古之人

能忘己以濟國家之事如此

子產在鄭子西在楚管仲在齊皆春秋人品之著者夫子曰惠人明其心也曰彼哉彼哉據其行也曰人也奪伯氏無怨言表其功也三子心迹之大槩夫子褒貶之大法俱可見矣

貧而無怨富而無驕此自守乎貧富者言守則强制其怨驕之心故其勢有難易若樂與好禮心中都忘了貧富無怨無驕俱不足言又何難易之分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見其不足爲大夫也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見其尤不可爲大夫也

天地之生人爲貴人必能踐形盡性而始能成人聖人者踐形盡性之至者也下聖人一等未免用克治工夫克治工夫全在禮樂禮樂所以變化氣質而成就道德者也臧武仲公綽卞莊子冉求四子之資皆近於知與廉與勇與藝者但不知文以禮樂所以各拘於一偏而不得其正若就四子之資而能加以禮樂工夫由是本之至和出之至敬以克其偏而會其全防其過而就其中則知足窮理廉足立身勇足任重藝足應事而可以爲成人矣不如是雖有過人才識不過只是氣質用事與渾融於義理之學者不同此君子以事心爲貴而事

心之要惟在禮樂也

見利思義利義之辨眞見危授命死生之分明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言行之機審是雖未能文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之次

不言不笑不取事之不近於人情者也故夫子疑之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道之可企於聖修者也故夫子又疑之

臧武仲之請後亦未爲非但據邑以請便不是了孔子譏爲要君爲據邑也孔子又嘗有言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作不順而施不恕也不能順事恕施便

是要君張本
桓之正而不譎文之譎而不正都只是就他霸術上與他品論以爲彼善於此猶自有優劣若以王道律之均未可以言正均之爲譎矣張子曰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子路謂管仲爲未仁指其心也夫子稱管仲之如其仁許其功也如字最妙言其功亦如仁人之功也於不泯其功之內而又微見其非眞仁人之功之意孰有如其仁之說再詳
匹夫匹婦之爲諒不是說召忽之死是說管仲之可以

無死也非以召忽之死爲未當是說管仲之不死亦不爲苟生也召忽之失在於輔糾亦如子路之失在於仕輒不在於死輒

曰公叔文子之臣爲文子私之也曰大夫僎賢之也曰同升諸公爲文子公之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與交隣故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在位衛靈公獨得以不喪

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可見爲之之難言之不得不訒也

陳恆弑君孔子請哀公討之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余表叔闇齋王公曰先發請魯先發後聞聞於

周天子也

勿欺者心術之忠犯者諫諍之直忠以用乎其直直以成乎其忠內外一致之道也而事君之善於是盡矣

君子循理故日進於高明天理本高明是以其心常伸於萬物之上小人徇欲故日流於污下人欲本污下是以其心常屈於萬物之下

古今學術之不同只判於為己為人之別一部論語致嚴於君子小人之力者至多其判別亦只在為己為人之閒耳一念之誠偽少異而人品之界限頓殊學者可不懼哉

張敬夫曰爲已者無適非義爲人者無適非利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已曰利則在已之事亦莫非爲人

夫子稱伯玉之使者信伯玉有寡過未能之心而嘉使者之能知伯玉之心也

吾人學問惟聖人能立無過之地下聖人一等必須有欲寡其過之心然後克治誠切又必有欲寡過而未能之心然後檢點精密而事心工夫自然日改月化可至於無過此伯玉之所獨知者而使者乃能知之夫子雖嘉使者而重與伯玉之心益彰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身所處之地也思不出位正心

以修身也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身在是思即在是所謂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也

恥其言則行益力過其行則言益謹

君子道者三以達德而行達道便是君子道者三也仁者不憂能體此道安於心之理也知者不惑能察此道明於心之理也勇者不懼能任此道踞於心之理也同功並踐無有先後

君子之學必先自治夫子謂賜爲賢乎哉謂其必長於自治故暇於方人也夫我則不暇言在我則方自治不暇故不暇於方人也警之至矣

不患人之不己知是無爲人心患其不能是爲己心逆詐億不信則流於用智而自私非君子之心也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教人復心體也復心體者復先覺之本體也若先覺之本體既得不逆詐而詐者之情僞卒無所逃不億不信而不信者之衷曲卒無所隱不將迎於物爲而不滯應而不差以得先覺之本體也得先覺之本體無他只是致吾心之知致知則虛虛則感應不滯致知則明明則感應不差如明鏡止水一般便是先覺

微生畝徒泥於無道則隱之見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

下之心便是固處

力德兼方謂之驥然驥之重重以德也才德兼方謂之君子然君子之重亦重以德也非全去其才力之說

聖人心只是一個至公以德報怨卻就是私意了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方是至公之心於情爲洽於理爲順於心爲安以其直也報於其所當報固直也報於其所不必報亦直也稱物平施之謂也若德則自然報之矣亦稱物平施之謂也

莫我知也夫夫子非是爲人不知己而歎是明此學乃不求人知之學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則所以事

天而盡人者至矣事天盡人之學旣至天理本原之妙自合故知之者惟天耳知我者其天此聖人之與天爲一而不求人知之學於是爲至也

下學是人事上達是天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非下學是下學上達是上達亦非下學之功已畢而後能上達無時無處不是下學工夫便無時無處不是上達學問可見可爲可思皆下學也而不可見不可思之至理卽此而寓便是上達也知聖人之下學上達是合一的至理便知聖人天人合一的學問若知天人合一的學問不惟不必怨尤而亦無所庸其怨尤矣

聖人以道之將行將廢爲命便見聖人立命之學賢人安命之學自是一定道理言命則義行乎中矣

辟世辟地辟言辟色皆欲行其道而不肯貶道以徇人者也所遭之時之常變而非以人品之優劣論也

作者七天地閉賢人隱也

晨門譏夫子之不可爲而爲見己之不可爲而不爲也在晨門則時不可爲而已卽不爲在夫子則時無不可爲晨門之自處其身則是其言聖人則非也

果於忘世人皆可能見己之不果於忘世處世人之難能也聖人心同天地天地不以時之閉塞而廢生物之

心聖人不以世之喪亂而忘行道之心苟質之徒能知夫子之有心而不知夫子之所以存心也

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可以見古人愼簡輔相之由可以見人君於父母得終三年喪之由後世冢宰旣難其人則人君不能行三年之喪也毋亦勢之使然耶

禮也者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也故上好禮則民易使由上下辨而民志定也

此心之敬之理合人己徹上下通遠近而一以貫之修己以敬一言便盡了一部大學修己修身也修身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言敬則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包

括無遺矣

安人安百姓都是修己實功不是修己效驗安人安百姓非於此敬之外有所加也明德必能新民新民即是明德正見人己一理遠近一心也

不孫無述之人猥生於世夫子名之爲賊吾人求免於賊必先就從孫弟從可述上做始得

居位並行便是速成徐行後長便是求益夫子之成益後學者是從孝弟實行上教之

夫子之道在禮樂靈公之意在軍旅已不相謀及夫子以嘗聞俎豆啟之而亦不復有問則是不惟不能用禮

樂且不復知有禮樂之事夫子安得不行
俎豆軍旅亦非二道但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則爲
帝王仁義之師不明於俎豆之事以用軍旅則爲列國
吞噬之習君子亦有窮乎子路非以君子只是通在不
窮也且子路衣敝縕袍則不恥乘桴浮海則欲從亦非
不能固守其窮者其問窮者其意但以君子之道四達
不悖而今阻抑如此意者在我容有所未盡乎其慍見
者即與不悅南子之見不悅公山之往同夫子告以君
子固窮見道在則時不能爲之加損也又曰小人窮斯
濫見道不在則時即能爲之加損也道則在我者無所

不盡矣其在外者烏能必之夫子之出處以道而窮達隨時如此

一貫者博約同功內外合致吾心就是物理物理就是吾心原不待多學而識而實無所不通總只是一以貫之蔡仲默謂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是也若不識得這個一只在事物頭緒上窮索逐件記驗是離約以求博離內以求外離吾心以求物理而去道愈遠矣此夫子先告曾子而又以告子貢也

先多學而識然後以求一貫卽後世先窮致事物之理而後一旦豁然貫通之意非聖學正脈也知道一貫之

道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個所貫通若不知道這個一多學多識旣是逐外不學不識亦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顚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

註謂告曾子一貫以行言告子貢一貫以知言知行原折不開亦無一個知的一貫又有一個行的一貫

夫子告子路以知德者鮮蓋德我之所得於天者患人不能知耳若眞知此德則得於天者不薇而在於人者不能失之矣小之是非毀譽大之用舍行藏極之禍福死生何足以動其中哉

謂恭已者是聖人敬德之容則無爲而治者便是聖人
敬德之治者也大舜之治極其盛而所以主之則有本
本者元德也德只溫恭允塞便盡了溫恭允塞只是一
敬字敬之所在自然行所無事如命官敷治明目達聰
只是個無爲而治況上承帝堯之後下有眾賢之輔既
無所爲則其治自無迹可見惟恭已以正南面一敬之
外無餘事矣故大舜無爲之治只是一敬盡之
忠信篤敬此心之實理也本此心之實理以爲言則其
言爲實言本此心之實理以爲行則其行爲實行言行
既實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感應皆同而無不行

矣然其實落用功必是未行之先而忠信篤敬之實理念念不忘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隨其所在常目見之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則實理始爲已有而發之於言徵之於行自無不實然後可行矣此是教子張之用功也

直哉史魚是可與言者君子哉伯玉是可與權者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是不知其可與言也故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失言知其可與言則與之言何失人之有不失人則不失言可知矣知其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何失言之有不失言則不

失人又可知矣人惟此心之知體不蔽而致知之學素精是以是非不淆鑒別有定便是知者

志士仁人雖有安勉不同均非利害所能奪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無有一毫繫累求得心之所安而已

志士仁人皆由平日識見旣眞涵養素定是以當生死之際不爲苟生亦不爲徒死只要全得吾心一個仁而已若平日無有識見涵養則些小得失亦且搖動況於生死之際未有不顚倒錯亂者也

善事之工必先利器之資可見求仁之士必先仁士賢大夫之資也蓋爲仁雖由己而輔仁則在友大夫與士

有位無位之别大夫之賢士之仁亦無甚優劣也看工欲善事欲字可見必在已有欲仁之眞心然後大夫士之賢仁者得爲吾輔仁之助若自已無欲仁之眞心雖有大夫士之賢仁其如吾何哉

顔子天德已具其問爲邦而以四代禮樂告之見王道之大全也行夏之時則凡敬天勤民之政皆舉之矣乘殷之輅則凡制器尙象之政皆舉之矣服周之冕則凡文章度數之政皆舉之矣樂則韶舞則凡移風易俗之政皆舉之矣禮備樂和綱舉目張如此若有害於治者而不去之則又無以守之矣故必放鄭聲所以防嗜欲

之萌也必遠佞人所以防小人之進也夫子告以四代禮樂而復有鄭聲佞人之戒亦猶舜之授禹以人心道心允執厥中而復以無稽之言弗詢之謀爲戒也慮不周於天下則害必先及於生民慮不周於後世則害必先及於一時慮不周於國家則害必先及於一身君子之慮務其遠者大者小人之慮務其近者小者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見人之好色易而好德難也又見好德者之無眞心也又見自失其本心不知好德而反好乎色也又見人不可不察識於理欲之際而移好色之心以好德也

臧文仲不薦柳下惠之賢夫子以為竊位眞誅心之法所謂竊位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也惢惢然惟懼賢人在位有以形己不得以安其位如盜竊然惟恐人知其心將並君之爵祿而盡欲羅之一人持祿保位之心勝防護覆蓋之術周故謂為竊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修之道當如是非為遠怨計也然必能遠怨而後見自修之至故夫子告仲弓敬恕之實功而必於邦家無怨也

呂伯恭性褊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章遂極力克治卒成大儒今之讀論語者有如此實用工夫

者否耶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乃君子之道也不曰如之何則凡時之常變勢之輕重理之是非皆不擬議於心思而率意以言徑情以動其言爲妄言其動爲冥行吾末如之何也已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朋友大家得羣居而且至於終日之久義重聚樂豈不是好事但若使不以善言相切劘而所言皆不義之言不以善行相砥礪而所行皆小慧之行則是燕朋喪志燕辟毀學不過載胥及溺而已不亦難哉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羣居的好景象不

可坐失了終日的好光陰

君子義以爲質義就是我之質幹了卽心是義義之外無所論矣卽事是義義之外無所由矣眞得此義自然一以貫之衆美悉具自此義之得中言謂之禮禮以行此義則有一毫非禮處卽不是義自此義之和順言謂之遜遜以出此義則有一毫不遜處卽不是義自此義之精實言謂之信信以成此義則有一毫不信處卽不是義精義如此信成德之君子矣

能不能在己故君子病無能求在己者也知不知在人故己有能君子不病不已知不求在人者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程子謂沒世無善可稱耳非謂無名也其實稱字當讀作去聲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只是一念耳求諸己所求者皆吾性分之所固有者求諸人所求者皆無與於性分者也求諸己便是爲己之學是求之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諸人便是爲人之學是求之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

君子自守之嚴矣又不失於處人矜而不爭也待人之和矣又不失於自守羣而不黨也矜則自守之嚴矣而

不爭則羣之意卽在其內羣則待人之和矣而不黨則矜之意卽在其中夫子之陰陽合德剛柔得中就是如此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失人也不以人廢言不失言也用人不以言舉則其言之在所不廢可知用言不以人廢則其人之在所不舉可知用人之至公取言之至精只是無我而已

恕之一言終身可行可見夫子一貫之道惟忠恕而已恕卽所行乎其忠者也本至恕以推心天下之欲惡自無不得其平久之而恕者熟而聖人之無我天地之大

化胥不外此矣終身之學不在是乎

天下有善惡卽有好惡好惡原是性中來的若外此以爲好惡便是毀譽性者人所生之直理也本此直理以定是非謂之好惡外此直理以爲是非謂之毀譽夫子之無毀譽只是不敢將天地閒是非直理爲吾一人私評耳然此直理之在人心不以古有不以今無故今之斯民卽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卽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則人心所在便是直理所在雖欲外是非之直道以爲毀譽不可得矣春秋之時是非不明故夫子提出人心直理以爲好惡毀譽者之戒使得邦家遏惡揚

善順天體人反三代之治直如反掌惜乎僅託言於春秋也歟

史闕文馬借人與大道爲公之世已遠矣今復無之甚傷之也

巧言亂德當去讒也小不忍則亂大謀當懲忿也

衆惡必察恐其特立爲衆所憎也衆好必察恐其同流爲衆所悅也此惟仁人能之必字非作意矯强只是順是非之理以定取舍之公察其果不賢一人好之不賢也衆好之亦不賢也一人惡之不賢也衆惡之亦不賢也此惟仁人能之

夫子欲人力於任道故說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之大
原出於天實體備於人人就是道之主其責甚重道體
廣大唯人能致其廣大道體精微唯人能致其精微道
體高明唯人能極得高明道體中庸唯人能道得中庸
易曰聖人成能成此能也百姓與能與此能也非道宏
人可見宏道之責在人而不在道是明上句之意人於
此道信不得不任其能而致其力也夫子以道責成於
人之意其切如此

過或出於無心過而不改則出於有心是爲過矣

思與學合一不偏聖學之中理也思至於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思亦極矣而猶無益則所思者竟歸之空虛而無實得曰不如學者非謂思不如學言學之不可去思而思之不可去學也夫子原已以立教示人一以貫之學學而思則學因思而益精思而學則思因學而有據精知力行之兼至而明體達用之至資矣

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君子之心只知有道不知有食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謀食者有得有不得而謀道者則道無不得而且有得食之理而非教人廢食以求道也君子憂道不憂貧見謀道雖有得之理而君子之心則惟憂道不憂貧而本無得祿之心也總之

謀道不謀食一言盡之君子終身之憂只在道若緣祿以求道則其學必不精爲貧以爲學則其志必不篤可以觀君子一心之外無餘道一道之外無餘學一學之外無餘謀矣

知及之一章聖人以全德望天下便見吾儒大成知及之必仁以守之知行之合一也知及仁守必莊以涖之內外之合一也莊涖必動以禮見明新之至善也造到如此地位便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而爲一貫之學

君子所學者大故所受者大小人所務者小故所受者小若以小知責君子失賢矣若以大受付小人僨事矣

民之於人也甚於水火緣水火以例求仁欲人知仁之切也水火見蹈而死未見蹈仁而死又緣水火之有害以例求仁之無害欲人益知仁之切也水火不過活人之身而仁則能活人之心有是心則身賴以生身爲重乎心爲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害其心害身爲重乎害心爲重乎

當仁擔當此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也仁者心也心之所以爲心也不容不當者也師亦無讓正以見當仁也師不必讓他無讓可知矣

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

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不能安而慮不知有正也蓋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爲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所差只毫釐但任理但無我謂之貞但任己但有我謂之諒

敬其事而後其食只是不先身而後君一心只是敬事不敢以祿食二其心也人臣以利祿爲事則其心必不忠便是有所爲而爲若一任其事而卽有得祿之心或

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皆非忠也古之人臣但有一得祿之心便謂不忠今之人臣自常祿之外百端謀富害及百姓害及國家又不顧矣可勝歎哉故今之人臣但能以常祿爲心而不取分外之得卽今時之忠臣也

有教無類萬物一體之心也勸善救失君子之教若問其類則善者固有可進之機而惡者終無可改之理矣

道不同不相爲謀君子小人各以類聚示人當嚴善惡邪正之辨也

文辭藝也爲其實而藝自兼之故辭惟在達意有其意

而不能達則辭晦既達意而復逞於辭則辭溺外意之旨以爲辭則辭支

觀夫子相師冕一章不忍之情動於中教導之宜詳於外皆至誠惻怛所遇無往非道與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同心直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也謝顯道與朱子發論師冕一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他看

征伐天子之權也請於天子而行征伐魯之權也季氏自伐顓臾不惟無魯且無周矣始也因由求季氏有事顓臾之言夫子乃獨責求之過而言顓臾之何以伐爲

蓋專責冉有以誅季氏之不臣也繼也因冉求夫子欲之二臣不欲之言夫子乃又獨責冉求之不能扶持而言出柙毁櫝爲相之過蓋又專責冉求以誅季氏之不臣也終也因冉求後世爲子孫憂之言夫子乃又獨責冉有之飾詞而舉國家之不均和安不修文德以謀動干戈蓋並責由求以深誅季氏之不臣也惻然公室之思見於言外矣

爲東蒙主舉祖宗之舊制言也在邦域之中舉封疆之定典言也是社稷之臣舉國家之世爵言也

固而近費本爲貪利乃曰除害求實爲季謀見矣

有國有家曾與季氏也季氏伐顓臾只是患寡只是患貧不均便覺得貧此便不和均則君祿卿祿各安其所當得不見其貧矣均而無貧則手足腹心視爲一體何和如之不和便覺得寡此便不安和則治國治家各安其所當得不見其寡矣和而無寡則內治外嚴外侮不作何安如之季氏以貧寡爲子孫憂夫子言寡與貧非所以憂而不均不和實所當憂也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者此也

文德禮樂也治天下不過禮樂征伐二端言文德者見不必尙武功以明征伐之非也

大夫陪臣之僭由於諸侯之專擅則今日我之僭上實以啟他人之僭我十世五世聖人以理與勢斷之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之常道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世之變也十世五世三世希不失變極未有不反於常者矣禮樂征伐政也政不在大夫則不在諸侯陪臣可知庶人不議則諸侯大夫陪臣之各安其分可知春秋之世天子失其權於諸侯諸侯失權於大夫大夫失權於陪臣蓋世之變極矣夫子欲以移於陪臣者返之大夫移於大夫者返之諸侯移諸侯者返之天子則天下之政出於一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三桓之子孫微矣幸其終微哀其以强而自致夫微也

蘇氏註得旨

直諒多聞爲友不同同歸於善便辟柔佞爲友不同同歸於惡益者益我之所無損者損我之所有友不可不知所擇

好樂是人之性情貴得其正樂節禮樂道人善多賢友君子樂得其道也樂驕樂佚遊宴樂小人樂得其欲也以道治欲則樂而不亂故益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損

觀交友之損益則求諸人者不可不知所擇矣觀好樂

之損益則反諸已者不可不知所審矣損益無不自己
得之者其機則決於一念之邪正在自察識而推廣之
耳察識只在致知

三慾之失亦只是平日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
審時識機之智所以如此古之君子所以不失足於人
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也

君子有三戒即終身之憂之道也曰色曰鬬曰得皆出
於血氣之私乃人心也戒色戒鬬戒得自少至壯至老
惟恐血氣用事道心為之亡矣心惟好德是色戒心惟
尙禮是鬬戒心惟喻義是得戒孔子一生人欲不干發

憤忘食天理用事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只是正氣用事無一毫血氣

君子小人之分敬肆之間而已君子循理故知畏畏者心純乎敬也小人循欲故無畏無畏者心流於肆也君子惟知畏故能無畏得失利害死生皆不足以動之矣小人惟無畏故入於畏凡可以避毀患避死生無不為之矣故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君子循理此理原得於天命具於大人載於聖言而大人聖言又全謚此理蓋天之命為人之心本是一原惟只是一循理自然天命大人聖言一以貫之

知重在學質者得於天者也學者克於已者也不以得於天者自諉而以克於已者自勉雖困而知之之知與生而知之之知亦只一樣

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只是一個勿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思忠思敬思問思難思義只是一個思言九思猶言四勿也聖人不思而得以常思也君子不能不思而得必思而後得之是思者聖功之本也君子思誠之目雖九而致思之功則一一者吾心之天則也所謂禮也妙於吾心宰夫眾理者也此天則在視爲明在聽爲聰在貌色爲溫恭在言行爲忠敬惟失此天則而不能思

視聽便不聰明貌色便不溫恭言行便不忠敬故君子之學莫要於思誠思誠則天則在我此心惟理爲主自然一以貫之心無不在動無不感不然卽物物而思事事而慮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而非天則之本然矣故君子思誠之目雖九而致思之功則一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好惡之極其誠者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道此出處之得其中者見善如不及汲汲以求進於善未必善之實有於己也見不善如探湯汲汲以求免於惡未必不善之直不加於身也故聞其語又見其人隱居以求其志志自我立而達道之機

自裕也行義以達其道道之我行而求志之德益光也故聞其語未見其人

齊景公富而無道夷齊貧而有道貧富是學者大關鍵只看無道與有道其稱與不稱無與焉無當於道貧富皆無當也有當於道貧與富皆有當也君子所重只是道不可以貧富之故累其向道之心也

齊景公只慕一生之富貴不管此身心之是非眞是以富貴易汚辱之名者

聖人身任師道則天下之學者皆其子弟豈有獨敎異聞之理故與門人雅言者此詩禮也其敎鯉者亦此詩

禮也若緣此詩禮之教而深造之則無言之詩無體之禮亦不外是顏子博約曾子一貫亦不外是雖謂詩禮爲夫子精蘊可也謂爲獨傳可也謂爲異聞可也若謂夫子之教只是此詩此禮則指爲常談可也指爲粗迹可也指爲非異聞可也在學者之自得夫子何心哉陳亢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遠之言又不是夫子何嘗不遠其子何嘗遠其子始終只是私意窺聖人

闔門萬化之原妃匹王政之始春秋之時妻爲夫人以媵奪嫡闔門妃匹之分蕩然矣歷紀邦君之妻之名號亦所以謹化原而端王化也

陽貨不能下禮於夫子夫子夫子先見非中也假饋豚之禮以招夫子夫子不受非中也受而不往拜非中也往拜不瞰其亡非中也遇諸塗而避非中也既見而不答其言非中也答其言而不遜非中也遜而不眞非中也即一事而周旋中禮如此所以爲至聖

性之本然善而已矣然性非懸空在天的必具於人氣質之中而氣質之稟則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雖有清濁純駁之殊然本然之善未嘗離也故曰相近至於習則性體本然之善都變化了不惟善者習於惡惡者習於惡相去之遠雖善者習於惡惡者習於善亦相去之

遠故曰相遠曰相近見人不可不復所性曰相遠見人不可不慎所習慎習便能復性也

人若見得性字眞自然就在性上作用就不落在習上去葢性卽此心心卽理緣物而動因感而形一一皆從本眞上發出自然不失其初而得性之本體何至相遠

後儒强分孔子論性相近是氣質之性孟子論性善是義理之性然則天下有二性耶孔子論性反不如孟子之得其本原耶只相近二字便義理氣質都兼總一貫了外氣質以言義理是懸空說性外義理以言氣質是以生爲性非孔子論性之大全也

性固相近然亦有不相近者習固相遠然亦有不習而遠者上智下愚不是上智下愚不移卽是足上章未盡之意或言上智下愚亦只此相近之性但習成上智始不移於下愚習成下愚始不移於上智此說亦通但夫子語意不如此世間自有此兩種不移之人美惡一定不由於習者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性善天命流行與物無妄於穆之繼續而不已者性何爲不善旣命於天天豈非至善是乃人之所得以成性者此孔子相近之說也此子思孟子所以得夫子之旨也但有習善而善者有習

惡而惡者有善惡一定不由於習者乃氣質昏明強弱之不齊而性亦因之非性之本然者不齊也後世論性有謂無善無不善者此則以善惡混言性似孔子相近之旨而非者也有謂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者此則以習言性似孔子相遠之旨而非者也又謂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則外相近相遠以言性似孔子不移之旨而非者也又有謂性惡者此則外相近相遠不移以言性全外於孔子之旨非而又非者也夫學求以復性耳求以盡性耳欲復性欲盡性舍子思孟子之言其何以得孔子之門而入哉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道一也卽禮樂也禮樂之道和序而已在上者學此禮樂之道則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不爭而天下平而人無不在所愛之中在下者學此禮樂之道則至禮所施而莫不合敬至樂所被而莫不同愛而人莫不易使矣小人學道本於君子來帝王之治亦不出此兩句

子路不悅夫子赴公山弗擾之召惡其以費畔也夫子欲其用之而爲東周則是幷公山畔費之惡而化之矣爲東周非小可的事使陪臣還政於大夫大夫還政於諸侯諸侯還政於天子聖人獨知自信之眞非子路所

能識也爲字去聲爲東周見不爲公山也

仁體事而無不在故人當全體夫仁而不可息行五者於天下是全體夫仁而不息也恭仁之著也寬仁之量也信仁之孚也敏仁之運也惠仁之施也此心此理人人都有故功深而效自著體立而爲自順

子路不欲夫子赴佛肸之召夫子卽堅白以諭之見佛肸之不能浼已也而見化於已之意自可推矣不入小人之黨君子守身之常經能化小人之黨聖人用世之大權匏瓜之喩又見已之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也可見磨不能磷涅不能緇也

堅白是聖人本體曾子江漢秋陽皜皜不可尙之喻是贊此道體也

六言六蔽氣質之偏也好學者變化氣質也仁知信直勇剛之德稟於天者何嘗不好但若不好學以明理而惟任氣質以用事則仁蔽於愚知蔽於蕩信直蔽於賊絞勇剛蔽於亂狂幷本有之美德而亡之矣非仁知信直勇剛之蔽也氣質用事之蔽也若知道我此心之理原是天命流行純粹至善一毫氣質用事也容不得時時好學以明之則本體昭著隨處充滿自然溥博淵泉發見當可當仁而仁當知而知當信直而信直當勇剛

而勇剛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皆中和禮樂之美矣故好學非他明理也明心體也明心體者致知也

天子教小子以學詩夫詩者所以淑身心理性情察倫物數者皆自吾天性中來學者求以盡性耳故教學詩教人盡性也性靈而修己治人民彝物則一以貫之矣周南作於周公召南作於召公二南之為字全要身體力行不徒講誦所以正性情達事理修身齊家先王治平之化亦不外是

禮云禮云不說和敬出來而咏歎淫泆使人深思自得有無窮意味

夫子指色厲內荏爲小人穿窬之盜誅其心也學者茍能充無穿窬之心從謹獨誠意做工夫自然根心生色所謂正顏色斯近信而義不可勝用也

鄉愿居之似忠信便賊忠信之德行之似廉潔便賊廉潔之德

道聽塗說乃入耳出口之學非躬行心得之學也故爲德之棄

鄙夫始於一念患得患失之心而其終至於無所不至惟患得則所以求其得者無所不至國家之安危亦不顧矣惟患失則所以保其失者無所不至生民之存亡

亦不恤矣故不可事君也

狂者必肆肆處正見狂即狂之疾也今不肆而蕩則并狂之疾亦亡矣且流於惡矣直愚皆然見不惟氣質之美者全無連氣質之偏者亦非其舊甚傷之也

惡紫奪朱恐亂色之移人目也惡鄭亂雅恐奸聲之移人耳也惡利口覆邦家恐巧言之移人心志也

聖人之道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可以觀天矣學者欲學聖人之道只在默識若能默識則上天之載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而天道人道之常會於吾心矣若不默識雖終日言之秖口耳爾秖形迹

爾

使之聞之欲其省過也省過便救失便長善可以見聖人之敎全無棄人

人之三年之喪特以報父母三年之愛耳若能盡其情則終身之慕乃根心之仁也宰予欲短喪夫子一言於女安乎兩言女安則爲之及其既出又言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仁者人之良心也昧此良心便能安能安便無三年之愛於父母況終身耶人而不仁雖親喪可短況其他乎甚矣人之不可以不仁也

夫子豈用心博弈者以警無所用心之人見博弈之爲

末藝猶知用心以較勝負吾人之志道為學豈可慢無所用心乎苟知用心以求道務學則一刻且不可懈況終日乎且將忘食求之況飽食乎非取博弈也卽博弈以例人之當篤志於道也

義之所發卽是勇正氣也知有勇而不知有義客氣也蓋勇自義發則氣由積義而生是自德性上來的故為大勇不必於勇而自無不勇者也小人反是

夫子與子貢之所惡言雖不同而理無二致可見聖賢之公惡皆不失本心之正不枉是非之眞耳徼以為智卽果敢而窒者不遜為勇卽勇而無禮者訐以為直卽

居下訕上稱人之惡者

君子之御臣妾近不至不遜遠不至怨自無難養之人只是中道處之威惡兼濟有以得其心耳

四十見惡其終也已人能懷見惡終止之心自少至老雖欲一時不汲汲學問以求進德業不可得矣

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其行事之迹不同而其忠君愛國之心誠一無貳則皆同也故夫子皆稱其仁仁人心也人心卽天理也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仁得其心之所安之謂仁無一毫惜身爲名之念以雜其心之謂仁

直道事人卽不以三公易其介也柳下惠爲聖之和而
論語記其直孟子稱其介則其和乃和而直和而介者
矣猶伯夷爲聖之淸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則其淸乃
淸而容者矣孟子乃言隘與不恭者是兼指學淸學和
之流弊非直以論二子也
待孔子在尊其道而用之景公自諉其老不能用乃區
區較所待厚薄之禮豈所以事夫子故夫子行
尊賢在去讒遠色賤貨貴德齊人餽女樂見齊之欲阻
夫子也桓子受之見桓之專權也三日不朝見君臣之
荒淫也故孔子行

楚狂接輿之歌莊子亦載之而文少異

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可見夫子固非避世亦非避人也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所見只在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一邊夫子之道則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四海皆吾度內者也夫子之道天也諸子局於時也故諸子之自處則是其議夫子則非

夫子接引諸子之意亦孜孜爲都是欲裁之中道見聖人之仁無往不存也惜諸子意見已定卒不可挽而相與以易天下者愈難其人矣

謂之逸民非專隱遯者但皆是不遇於時之人所以先記伯夷諸君子而以孔子終之也夷齊之所可者在不降志辱身而降志辱身其所不可也柳下惠少連之所可者在中倫中慮而隱居放言其所不可也虞仲夷逸所可者在隱居放言而降志辱身其不可者也諸子雖各具一可然揆以聖人之中道則不能焉以數子皆有意必固我之心也聖人之心統會斯道之全體無意必固我只是以理應事而不以事徇己時在於可則從而可之或可之中又有不可者存則從而不可之非若諸子之執於可也時在於不可則從而不可之或不可之

中又有可者存則從而可之非若諸子之執於不可也此所以異於逸民也

樂官皆統於太師亞飯三飯四飯播鼗少師擊磬皆樂官之分職任事者當時音樂僭妄夫子正樂而皆識樂之正故皆去亂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樂既不正則失其職故盡棄官而不容失職正見夫子正樂之功也使夫子得位反虞周之治直無不可者

周公教魯公四事只是一仁字不施其親仁及於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仁及於大臣也不棄故舊仁及於故舊也不求備人仁及於羣臣也

周之人才不止八士以其孳於一門生於一毋產於四乳所以特紀之也

見危致命明死生也見得思義知取舍也祭思敬能追遠也喪思哀能愼終也故子張以爲可以爲士

周子曰天下至尊者道至貴者德人人之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則道德無諸身矣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其人之不足爲輕重是自失其難得之身也

子夏之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之交也子張之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成人之交也得子夏之意則知擇人

得子張之意則知處衆若聖人便不是這等其擇人也善與不善皆爲我之師其處衆也善與不善皆欲同歸於善

小道必有可觀是以君子亦不廢其小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必立乎其大者君子之大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是夫子不欲樊遲之學農圃卽此旨也

學者病痛只是不能日知所亡若日知所亡則日新矣又多是月忘所能若月無忘所能則富有矣日新富有賢之事也故爲好人多是玩愒時日故無所知卽使有

知亦是前日有的不是前日無的是學之不用力處又多是忘了又從新做起是學之不得力處日知所亡便不忘月不忘便日知所亡即夫子所謂溫故知新矣

博學學此仁也篤志志此仁也切問問此仁也近思思此仁也故曰仁在其中矣若不知道此仁則所學所志所問所思者何事

知君子之學以致道則不致道者非學也不學者不足以致道也故學也者學夫道而已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以著其善所謂文也君子則從正心誠意做工夫何

過之有卽使有過則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文之有

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辭氣之常皆是心體流行自觀者見其中節故言三變其實聖人只是不失吾常而已望之儼然心之莊敬所徵也卽之也溫心之冲粹所徵也聽其言也厲心之正直所徵也一也

信而後勞信而後諫此子夏欲事君使民者當先立誠以爲感孚之本誠者吾心之實理所謂信也此心之實理施於民則爲愛達於君則爲忠信而後勞則我之信民信之矣故不以爲厲信而後諫則我之信君信之矣

故不以爲謗然或又遇有當勞當諫之事而信有未孚於上下則將委之不爲乎大抵只無厲心只無謗心而以誠意行之一說是先事臨事之信

德無大小修德有大小大德是積成者小德是大德散殊者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以此觀人則可以此自處則不可

子游譏子夏之教務末而忘本蓋以小學爲末大學爲本也以本末爲二物也子夏將先後二字來發明他本末之說其所見自別聖人一貫之道小學大學一而已矣不曾把此學分作兩樣孰以爲先而必傳孰以爲後

而倦教但學者之所至不同則聖人之教自別如所至
既深則以大學先之而小學不傳如所至尚淺則以小
學先之而大學在後若不顧學者之所當先執定何者
在所先而强先之不顧學者之所當後執定何者在所
後而强後之則誣之而已蓋先後始終一以貫之惟聖
人爲然無大小精粗一齊並妙若門人小子非聖人之
比則不宜以此法施之明矣象山謂子游子夏之言皆
非再詳
仕與學只是一理學也者所以立仕仕也者所以行學
故仕優必學未嘗以仕而廢學學優必仕未嘗徒學而

忘仕大抵學是君子之終身的事仕優猶學正見無時
不學也
喪至乎哀而止哀者喪之本也
道本簡易子張之爲難能便是他行過高處未仁卽行
之過高病源也仁者天地易簡之理人得之爲心者也
只一存心乎仁易則易知簡則易能何必爲所難能哉
只堂堂便難與爲仁內無以成已外無以成人去仁之
遠也
人未有自致者也夫子亦歎事親之不肯竭其心力耳
必也親喪而自致是天性之不可解於死生之際尤見

之也若見此不用其情無所用情矣
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者也不改是不改他好的若不好的則幹父之蠱亦孝也何可不改
上之立教欲以免民於刑也其明刑所以弼夫教也教立則刑措矣教之立在得其道道者民所共由之道也可使民由之道也惟失其道然後教不立教不立然後刑罰用焉是犯法者雖在民而所以致之犯法者則在上也民既犯法則士師乃執法之官以爲天下之平必得民所犯之情而後足以定民所犯之法大凡執法者

患在不能得民之情是以不能得法之平苟得民之情則喜矣尙能憫民之散由於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民之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無知而惻然動哀矜於心耶故曾子告陽膚先言民散由於上失其道後又言得情則哀矜勿喜欲士師治獄知反其本也哀者哀上之失道民散也矜者矜上之失道而民散始犯法也蓋治獄固期於得情而未嘗以得情爲盡治獄之道方將以民之犯法爲已辜教之不立爲已病尙敢以民之服罪爲已快獄之得情爲已能耶此之謂不忍之心推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必以道而教民使民遷善遠罪期於無

刑而後爲人上之責盡矣若局局於得情而喜此一獄吏之能烏足以語君子之待斯民哉

紂之惡不如是之甚非爲紂解也紂爲居下流故天下之惡皆紂之惡甚言人之不可居下流也不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而必爲善不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而必不爲惡斯不居下流矣

君子之心如日月之明可見君子之心只是明明德便了明明德則無過可言矣其或少有過差則如日月之食乃天道不常之變故人皆見之過而復於無過則如日月之更乃貞明本體之常故人皆仰之

文武之道一而已自道之全體言謂之大而賢者識之自道之散殊言謂之小而不賢者識之是識大識小皆文武之道所在也夫子因其大而學其道之全體則賢者卽其所師因其小而學其道之散殊則不賢卽其所師卽夫子之無常師則無往而非夫子之學矣無往而非夫子之學則無往而非夫子之道矣夫子之道卽得統於文武而上接堯舜禹湯之傳者也無往而非夫子則文武之道在人卽夫子之道在人者也

宗廟之美以日新之盛德言也百官之富以富有之大業言也得其門而入如顏子自博約入曾子自忠恕入

是也夫子固未嘗不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但學之者知至矣而或不能至之知終矣而或不能終之則終身學聖道而竟無所得者謂之不得其門而入又何疑也

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見日月不可毀也以明夫子之不可毀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毀日月者不損於日月以明毀夫子者無損於夫子仲尼日月只是以道德言

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升以盛德言也夫子之得邦家綏來動和以大業言也

言夫子之盛德之不可及而復以功業徵之猶夫子稱

堯舜蕩蕩則天之德而復以成功文章徵之也子貢眞善言德行矣

子貢始以宮牆譬夫子猶有迹也繼以日月譬夫子猶可名也終以天譬夫子至矣盡矣天無窮盡無方體夫子之道豈有窮盡有方體耶

論語篇終歷敘堯舜湯武以孔子論政之言終焉見孔子之心卽帝王之心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斯得其道而治自舉未有不得其心而能得其道者也不得其道未有能致治者也心何在中是也允執其中一言是堯舜以來相傳心法也分而觀之雖有禪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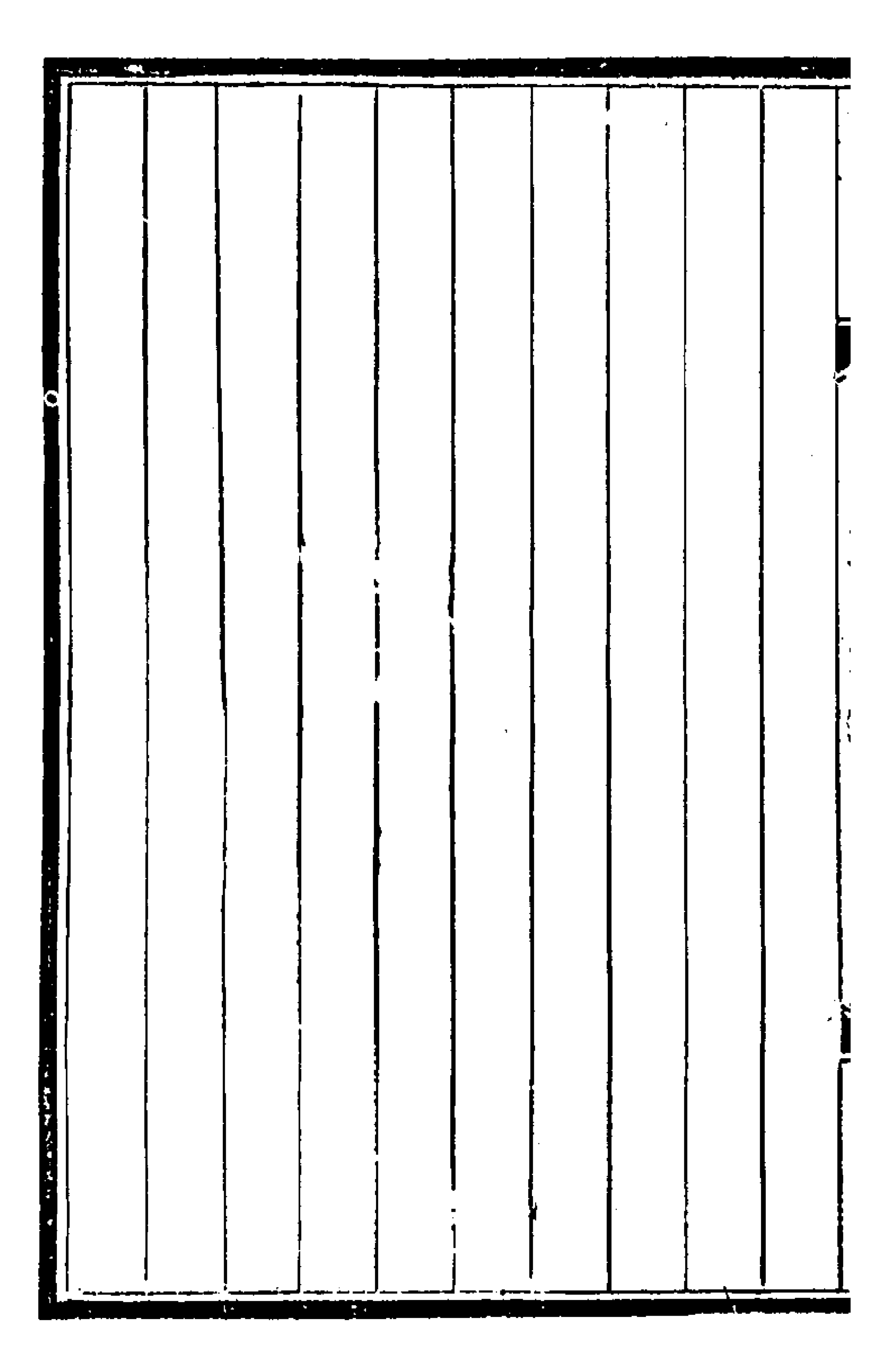
征伐之不同合而觀之寬信敏公皆中道之所在也夫子得邦家舉是措之耳

五美之政本於道道本於心四惡之政不本於道不本於心尊五美屏四惡帝王所以立極出政如此而已矣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興利之政擇可勞而勞之是使民之政欲仁而得仁是歛受之政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是敬事之政正衣冠尊瞻視是臨下之政都是允執厥中者也不教而殺是虐政不戒視成是暴政慢令致期是賊政出納之吝是有司之政都非允執厥中者也

知命者達天之學知禮者淑身之學知言者察物之學

總是君子修身之學也

四書近語卷五



四書近語卷六

明淸平孫應鼇山甫撰

三代以下無善治無眞儒都壞在一個利字孟子首見惠王便提起仁義便闢利仁義性也可見孟子之學性學也義利源頭便是公私之介理欲之介王霸之介舜蹠之介治亂之介於是辨志便是審幾愼獨之學正人心在此息邪說在此同治道在此端學術在此

文王與民偕樂非以臺池鳥獸與民共之也蓋由發政施仁以民之心爲心先天下之憂而與民同憂故後天下之樂而與民同樂憂樂都在民無與於己故民亦憂

其憂亦樂其樂一體故也若桀則憂樂只在己無與於
民故民亦不樂其樂不憂其憂失其一體故也
狗彘食人食饑莩不知發肥馬肥肉嚴刑重稅不教以
孝弟忠信嗜於殺人只是不知君民一體之義不知
一體之義不足以行王道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仲尼王道也王道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一人之心卽千萬人之心千萬人之心卽
一人之心公而無私義而非利無無許多安排勞攘是心
卽不忍之心乃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但
患不能察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孟子告宣王愛牛一事

是欲察識其端而推廣之也曰是心足以王者人君有不忍之心則不忍於牛者卽不忍於民不忍於民者卽有以保乎民此通篇之主腦也不忍於牛矣又忍於羊以齊王之明通齊王之蔽巽語之言也不忍於禽獸又忍於百姓以其明之所及攻其蔽之所不及法語之言也此心之明至於大蔽由於不知權度於心耳不知權度於心則惟欲求快於心以求遂大欲雖不可忍於民者亦忍之矣不可忍於民者亦忍之不知反其本也反本者反求其不忍人之心也反求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由是制恆產治禮義廣教化老老幼幼各得

其所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此之謂萬物一體之王道而霸功者功利之私不足言矣

與民同樂就是君民一體君民一體則仁政流行民之樂就是君之樂君之樂就是民之樂所以孟子極言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欲識此耳

小忿大勇原是一幾不能如文武安天下之民便是小忿憂民之憂樂民之樂憂樂只在民不與以已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心公溥其道廣大此之謂人心此之謂王道

文武之好勇太王之好色公劉之好貨不與以已所以

爲王道王之好勇好色好貨都是爲己而民不與所以爲疾

賢之用用以國人也不賢之殺殺以國人也都不與以己

孟子知言養氣一章首言己之當大任而不動心便見知言養氣之張本中詳言知言養氣之學之實末則見知言養氣之學是願學孔子者也

曾子之自反而縮便是直養無害之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閒之意自反便是守約上看只是自反之直不是以縮不縮爲勇怯也

告子勿求於心之言卽孟子所知之言勿求於氣之氣卽孟子所養之氣告子之學心與氣離內與外判不動心之所以非也孟子所論持志則養氣卽在其中無暴其氣則持志就在其中心與氣一內與外一不動心之所以妙也曰氣之帥曰體之充曰至曰次曰持曰無暴此蓋兩舉其說以見合一之體段工夫非支離也志一動氣氣一動志見時時持志便時時無暴其氣時時無暴其氣便時時持志自然天君泰然百體順從不至有趨蹶之患若蹶與趨是氣暴而志不持矣志不持而氣暴矣合一之功失而交相害矣下文言浩然之氣而不

言志只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一以貫之外卻此心之本體何處見得浩然可見天地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眞有不可得而支離者也

趨蹶之氣卽浩然之氣心氣內外合一便是浩然之氣心氣內外支離便是趨蹶之氣

浩然之氣卽流行於宇宙閒之太和元氣而人得之以生者此氣本至大本至剛本塞乎天地本配乎道義惟不直養則害矣不能直養無害則不足以配道義無是氣而餒矣欲養此氣欲有此氣惟在集義義根於心氣之主宰在此氣之運用在此只集義二字持志無暴同

體並妙心氣內外一齊俱徹人得天地之直理正氣謂之義是義也非離內外也行之本於心也人養此直理正氣而無害謂之集義而集義者非離內以從事於外而求慊於心也集義則行卽是心心卽是行然後浩然之氣自生可見氣之自生者義之集也非氣自生也則氣之餒者義之失也非氣自餒也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義之不可襲取如此義之不可外也明矣然則告子之昧乎此者非以其外心於義外氣於義乎蓋義生於心之自慊則精義於心可也彼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不知求義於心矣氣本於義之所集則合氣於義可

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不知求氣於義矣此正是襲取而爲心與氣分內與外離行之不求慊於心也非外心於義外氣於義者乎欲集義只是必有事焉而勿正欲必有事焉而勿正只是勿忘勿助必有事者集義之主本勿忘勿助者必有事之實功也於必有事主本上損了一毫便是忘於必有事主本上加了一毫便是勿忘勿助事事不失此義念念不虧此義心氣合一內外合一乃至中至正不偏不倚無動無靜只是一個自然天理乃大易知幾之肯綮學庸愼獨之妙訣此唯默識之爾自得之爾烏能喻諸人哉明道先生曰勿忘

勿助之閒無纖毫人力精妙矣哉孟子得孔子之正傳者唯在此耳

以力假仁力自是力只以力裝點出個仁來以德行仁心就是仁之實心事就是仁之實事由中達外做出來人之爲心不外乎惻隱辭讓羞惡是非發之爲乍見孺子怵惕之眞心者此也運之爲先王全體之治者此也一而已矣道心惟微故以端言識得此端便可擴充全體惟是眞心觸之便應應之便速又便自然造次頃刻之閒無安排布置之意所以爲本心若一轉念閒略夾帶了些納交要譽意思便不眞矣便非本心矣

此章點出九個有字四個無字欲人知擴充此眞心也有四端而不知與無有同知而不擴充與不知同

大舜有大焉不做在己的善亦不做在人的善只是大家公共的善更無分別障礙渾然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忘己忘物者此也成己成物者此也

學者欲造大舜地位就從子路聞過心事上做起蓋聖賢樂善之心無二而分量之大小則有不同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蓋堯舜是盡得此性善之人惟性善故人人可做堯舜不肯學堯舜者自棄其此性之善者也曰道一而已矣只是一個性善也道無二個故人性皆

善也世子一行三年之喪四方來觀弔者大悅可以見人性皆善之實

民事不可緩欲滕文公以民心爲心也以民心爲心必重民事重民事莫要制恆產恆產制則恆心收而民可教爲士故古之賢王必以恭儉得之恭則能以禮接下而位多仁人儉則能取民有制而民無綱法夏后氏數節即三代教養之成法見今日滕君當參酌而力行之者也制祿等賢君禮下之事分田等賢君取民有制之事以見井地行則民有恆產學校立則民有恆心爲國之道盡於此矣

江漢秋陽原是聖道本體不外一心江漢之濯靜深不測是聖心之有源也秋陽之暴兼照不遺是聖心之有明也只是一事皜皜不可尙也正發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之精妙處堯舜之精一執中文王之純一不已卽此心體也

薄親者墨氏邪說之害厚葬者夷之不泯之心故孟子卽其不泯之心以通其邪說之蔽如保赤子儒者之所以推仁一本也愛無差等墨氏之所以害仁二本也

得志與民由之是由此仁禮義不得志獨行其道是行此仁禮義富貴不能淫富貴也是此仁禮義貧賤不能

移貧賤也是此仁禮義威武不能屈威武也是此仁禮義可見君子盡性之外無餘事也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澤與堯舜仁心仁聞不同堯舜有仁心仁聞便是有政故徒善之善與堯舜之善不同堯舜有是善便有是法

聖人人倫之至可見人倫就是人道之規矩外人倫無人道矣正己全在修身修身全在自反反求諸己者反求諸心也孟子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而不及於格致誠正以格致誠正皆修身之事也後學乃譏韓子原道內引大學只及誠意爲無頭學問過甚已哉

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繼於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之後見爲政以修身爲本身修則道立而政教自然振舉巨室之慕一國之慕天下之慕自沛然莫禦若其身不修政教乖謬則罪在我巨室得以罪之一國得以罪之天下得以罪之矣

如恥莫若師文王不能自得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即滄浪清濁自取之理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只是以民之心爲心一毫不與以己

自暴自棄斷盡天下不肯好學的人宅曰安宅路曰正

路見仁義終身所當依須臾不可離不容暴不容棄者也

誠者天之所以與我至善者也故善卽誠也明善者明此誠也所謂思誠也能明善誠身則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皆舉而措之矣明善卽大學格物致知明明德親民之至善也誠身卽大學誠意正心修身也悅親卽齊家事獲上治民信友卽治國平天下事也皆至誠之所動也

胸中正心在也胸中不正心不在也心有所牽便不正不正便不在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一恐字乃指出不恭儉者之心術而言

先儒謂權之得中卽是禮不知禮之得中卽是權離中無禮矣離禮無權矣嫂溺援手乃禮之權援嫂之時之中道者也

事親爲事之大守身爲守之大守身之大卽所以成事親之大曾子仁爲己任體受全歸乃養志之大者特言酒食一端舉一以例餘耳曾子養志不獨一酒食能善是其大者可知矣曾元不能養志不獨一酒食不能善是其大者可知矣故學曾子則事親守身都在其中

用人行政皆君心所發用大臣以道事君貴在養其君心之本體不仁不義君之非心也去此非心則存之心發之世皆仁養之正便是正君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四方莫不一正故曰一正君而國定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知人觀人者誠不可因此失人但在學者自己盡反身修德之事不虞致譽不當以此而動喜心且當生愧心且當求實能勝善之心求全致毀不當以此動憤心且當生信心且當求自反常直之心

道莫大於仁義而事親從兄乃仁義之至眞至切處故爲仁義之實智者知此耳禮者履此耳樂者樂此耳天

下之道盡於此矣
天下大悅而將歸己一章孟子將人子當盡事親的道
理與大舜盡事親的心事都發明殆盡天下大悅歸己
舜視猶草芥惟欲得順親心况未至天下歸悅者乎瞽
瞍日以殺舜爲事舜猶只全見得自己不是不見父母
一毫不是必求其得必求其順况父母不至如瞽瞍者
乎舜盡事親之道瞽瞍且底豫况其餘有不底豫者乎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天下之父子且定况我一家之
父子尚不能化尚不能定盍無事親之道未盡乎此可
見舜爲人倫之至而天下後世之人子無不當如舜之

純心以事其親也
曰平其政則惠不足以言政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似禮義而害乎禮義者也故大人弗爲
不爲不仁然後可以爲仁不爲不義然後可以爲義故能充無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仲尼不爲已甚只是一個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言不必信義在而當信矣行不必果義在而當果矣非義則不必必則非義

大人無所不知只是不失了當初赤子一點不慮而知之良知大人無所不能只是不失了當初赤子一點不學而能之良能所謂純一無僞之本然也

居安資深逢源是自得之妙一時並至無有先後爲學莫要於致道致道惟在於心得自得者心得也居安以心得之至定者言也資深以心得之至通者言也逢源以心得之至裕者言也心得則道在我矣

約者本也反字是反本之反博學詳說一言以蔽之只是反說約耳學不反本則所學所說者何事

以善養人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有善則誘掖奬勸

以成其善人有不善則教戒督率以去其不善蓋見善之在人如飽暖安逸之在吾身見不善之在人如疾痛痾癢之在吾身是之謂以善養人也以善服人以善養人孟子推王霸心術之微盡矣

只原泉二字便是有本之水故爲混混不已漸近以至於海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非有本不能也

人之所異禽獸者幾希孟子示人存心之學見道統之所由啟也人異禽獸幾希甚危之也存得這些幾希便可參天地盡人物去了這些幾希便就失人理同禽獸眞令警惕流汗令人不能存此異於禽獸者可悲也夫

幾希之理在事則爲物理在身則爲人倫在道則爲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是精一執中由仁義行卽在明察處由而行之非有三事道統之在天下啟之者天傳之者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皆所以存幾希而異於禽獸者也

美如西子一蒙不潔人皆掩鼻況不及西子者乎貌如惡人齊戒沐浴可祀上帝況未至惡人者乎其幾只在克念罔念之閒耳

取與死生人之大節惟能精義則自無傷廉傷惠傷勇之蔽矣

天下之言性以故言性之故以利此便是善言性者也性者本然之心體者也故者心體感通之已然者也利者心體感通已然中之自然者也仁義禮智便是性之故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是故之利處觀禹之順以治水之道與治麻之法無往而非故利之理則言性之故以利可見得本然之心體矣

行所無事是學問要領率性之謂道理本自然不假强爲者也明道引以發明定性之旨

程子曰此章爲智而發知卽吾心良知之性也自然之天理也

君子所異於人只是存心二字仁禮存心之實也愛人敬人仁禮之施也人恆愛人恆敬愛敬之報也人卽以橫逆加我而惟自反惟不校可以見心之處常遇變而皆存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惟恐心之不存也無一朝之患非意之禍無妄之災皆不足慮惟存心也大舜之爲法天下傳後世以其仁禮存心也故君子亦惟仁禮存心而一朝之患君子不患矣

卽妻妾之所以相泣可見世之求富貴利達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不啻一乞墦而已貪昧隱忍矯情干譽不啻驕妻妾而已卒之人視已如見肺肝又不啻妻妾之

詘泣而已自失其本心而不能察悲夫
人少則慕父母此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所謂赤子之心也大舜經歷了許多少艾妻子得君的事都不動心惟終身愛父母此便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舜遇父母之頑而委曲以成其順親之孝遇弟象之傲而又懇惻以致其友恭之愛此聖人人倫之至肫肫其仁者也舜於象富之貴之而不使有爲親親之仁與愛民之仁並行不悖所以爲聖之至
堯舜自知其天之所在故與天下而不爲私舜禹自知其天之所在故受天下而不爲利相忘於天而已矣

伊尹以一介取與之微而比於祿以天下繫馬千駟之重蓋積義之學無大小矣

伊尹致謹於一介取與之微故能自任以天下之重若胸中有私毫粘滯而能擴充萬物一體之學者罕矣

堯舜之道以己正天下之道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故出處無不一於正而卒能正人正天下

孟子辨百里奚不在飯牛在干主也

始終條理譬聖智之有先後而又兼全也智巧聖力譬聖智之有難易而的不可廢也三子之力有餘只是即一偏之成就見其有餘與夫子之力自不同巧不足非

全無巧是無夫子之巧耳

善者天下之公理無論人己古今皆所同具者友盡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則一鄉一國之善皆我之善矣尚論古人之世則古人之善皆我之善矣必如是然後不愧爲士

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著一個爲字蓋謂人生之初只有個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與物無異後來聖人方制爲人道以教之卻是杞柳之生於兩間只是根幹後來人爲之巧乃成桮棬告子單認氣爲性故把性與仁義看作二物豈知仁義卽天命之性非有外

於性也爲仁義即盡性之學非有害於性也孟子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告子小變前說以湍水喻性是就習俗上論性也孟子言人無不善水無不下非謂人皆善水皆下也蓋人性無惡水性無上也以上下二字換東西二字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告子又即前說而指生之謂性是單就氣言性乃是學術差誤之本根蓋自人物之同處論性而混人物爲一途矣孟子以雪玉之爲白形色雖同而體質實異告子猶不悟其性之異乃又以犬牛人之異性爲言蓋白有

雪玉之不同不得槩謂之白即性有犬牛之不同不得槩謂之性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物之所異若知得人物之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而告子不知其於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之旨懵然矣故孟子不得不辨

食色是性之欲不是性之本體告子以食色爲性亦單指氣言性非性之正也告子先謂以人性爲仁義是並以仁爲外此以食色爲性而謂仁在內是猶不知性之本原而並其仁之在內者亦未察其眞也孟子乘其畧

知仁之在內而因闢其義外之非先即白長之異以明義之所在即味嗜物亦有若長人然者便是合愛與長而言之見仁義一源也若嗜炙爲外則仁決不得爲內既知嗜炙非外則知義之不得爲外借其言而反之不攻自破矣

仁義等性也惻隱等情也其能如此者才也人有是性其所發則有是情其作爲則有是才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才者性之能性不可見觀情之可以爲善則性之善可見性善則才自能爲善然則爲不善者豈性不能善也物欲陷之耳故曰非才之罪也

顏子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可謂能盡其才者也

有物有則可見性善物則爲民秉之常性故情無不好是彝德可見情之可以爲善所以謂性善

聖人之理義與衆人同也但聖人先得其同者耳知此理義人人同知聖人但先知也覺此理義人人同覺聖人但先覺也可見聖人與我同類只是此性之善

山木之美既伐而以日夜之息雨露之潤故有萌芽之生仁義之良心既喪而以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故有相近之好惡是苟得其養無物不長矣牛羊又牧其萌芽之生夜氣又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是苟失其養

無物不消矣觀旦晝牿亡又曰夜氣所存可見天理在人心原未嘗息在操而存之耳操而存之所謂得其養也

魚我所欲一章把生死關富貴關教人勘破便就得其本心只是禮義二字生死尚不顧則此身尚不能爲我有況身外之物於我無所增益我又可得而有乎於此勘破此心只是禮義二字而富貴妻子之會俱蕩然矣嘑蹴不受乃羞惡之眞心所謂本心也眞心不喪於嘑蹴之際而能決其生死之大可謂得其本心矣乃不能不計豐約之細於晏安之時何也非眞也物欲蔽之而

有所不察也從事聖賢大頭腦只在求放心三字孔子言仁者人也人外無仁矣孟子言仁人心也心外無仁矣惡心不若人不若惡指愛身不若愛桐梓養貴而大者不若養賤而小者讀此等書而猶不自警無惻隱羞惡之心也

人一也而有小大之分者一體之大小分之耳從其小體便是蔽於耳目之欲而引之也小者能奪所以為小人也從其大體便是得乎心思之大而立之也大者既立所以為大人也中言天之所與見小體大體皆天則所存也但看人所從耳以小從大謂之立以大從小謂

之奪先之一字乃致知力行之實用力也
仁與不仁之相勝在理欲消長分數之多寡耳
仁在乎三月不違顏子之熟也耳順從心孔子之熟也
純亦不已文王之熟也執中用中堯舜之熟也不到此
地位通還是不熟不熟便可惜了極美的種子
羿之射不出乎彀率之中匠之巧卽寓於規矩之內則
人可爲堯舜只一爲字便有許多工夫在
巡狩述職見得三代仁心仁政其時天子諸侯是念念
只在仁義無利欲之心若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自三代
而春秋矣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自春秋而戰國矣今

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自戰國而七國矣
君子不亮惡乎執孟子所謂亮孔子所謂貞也
好善則天下皆來告以善雖强慮多聞識之士皆在延
攬中矣强近果慮近藝多聞識近達只好善便都包得
盡心盡字無工夫只完全個仁義知性知字有工夫以
至於無工夫到知性亦是就成功言矣知天知字又全
不費力了天與性非有二天者性之本原天人一理非
知性之外又有知天之功也存心養性不在盡心知性
之外事天不在知天之外知天事天卽是立命殀壽不
貳其心唯修身以俟死便能存心養性便是事天之學

能存心便能盡心能養性便能知性能事天便能知天

非有兩段三段工夫細按此章首節朱註謂夫心者人之神明性則人心所具之理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玩註意則知此章功夫固在存養其貫徹工夫還在盡心二字故註有極其心之本體甚是著力觀下句遂云必其能窮夫等云者似有破竹之勢安得謂首句無功夫而功夫在下句知字又云以此至無功夫亦就成功說果如此說是未審功夫不在盡字在知字卻又不在知字此等似是而非叫人何處下手予雖後生小子不識先輩立意安在聊附愚見以俟高明論討何如○祥芝按此夾行註附在原稿或王震來之語不可知今仍附存

順受其正居易俟命不立巖牆不行險僥倖也

求在我取足於性孔子所謂求諸己求在外取足於欲

孔子所謂求諸人

萬物皆備於我此誠者天之道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自然不失其皆備之萬物者即誠者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聖人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勉然而 其所備之萬物者即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即萬物皆備之全體仁恕之極致也仁即貫通乎萬物皆備之全體者恕即推行此仁以貫通乎萬物皆備者也以其眞實無妄則曰誠以其渾然與萬物同體而無一毫己私曰樂以其全體不息曰仁以其能近取譬曰恕樂是此心之全體非誠外有樂仁是此誠之生理非誠外有仁也恕是此仁之作用非仁外有恕也

行不著習不察是不存心致知耳
性之在人文王豪傑凡民一也故凡民感之即興豪傑不感亦興佚道使民本欲佚之也生道殺民本欲生之也
過化存神不外殺利遷善之事以其發之仁政爲事業故曰過以其蘊之仁心爲德行故曰存存神是繼天地之志過化是述天地之事存神不出過化之外過化自寓存神之中其機一也
能得其體民愛之所以能得其心善政不如善教如此則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又可見矣

孟子發良知良能正明性善之意仁義即良知良能原無二物良正是本然之善達之天下可見性善乃人心之自然

從善若決江河此便是幾希之異於野人處

無爲所不爲志士勵行守之於獨也無欲所不欲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合心與事言也

機械變詐君子所恥邪也德慧術智君子之所貴正也

孟子舉四樣臣品欲以大人爲的容悅者志在富貴安社稷者志在功名天民者審時以行道大人者正己以行道此二人是在道德上而大人則德盛而上下自化

又非天民可比此心之理原於天具於人不失此心之理便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得其所欲所樂爲大行不得其所欲所樂爲窮居所分定又何加損之有分即性也仁義禮智此心便見得分定也生於色施於四禮皆仁義禮智之發見則所性之可欲可樂莫以尚之矣

孔子之道小魯小天下難爲水難爲言是聖人之道之大也觀水之術以瀾觀日月之明以容光是聖人之道之大之有本也君子循其本而造其大正猶流水盈科後行不敢舍其本而直慕其大也志於道者即志其大

而有本者也成章後達便是自志學以至不踰矩自性
善以至神聖蓋得其本以進於大與流水之盈科後行
者同機矣

孳孳是指爲善爲利之心言舜蹠相去何啻天壤只在
善利之間所謂毫釐之差也曰審機曰辨志曰慎獨都
是此處用力

楊子絕物墨子徇物子莫執中無權又膠於道三子之
執一則爲舉一廢百若聖人之時中則不滯於物不私
於已明體達用各當其可然後爲一以貫萬而能合道
也

不以饑渴之害便能先立其大

桃應之問惟欲觀聖賢之用心孟子之答亦惟以聖賢之心告之非實是也臯陶惟知有法大舜惟知有親臯陶一味必殺天子之父舜一味必能竊負而逃衛輒唯無此心故只錯到底

形色者天性之凝著天性者形色之本眞故形色就是天性唯聖人唯能盡性以踐形

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訓與踐形盡性同體並徹

躍如就在引而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之中能者從之得躍如之趣而以中道爲一者也在人之自得

耳何高美不可及之有

爲學若自常不間斷自無進銳退速之弊

無不知無不愛堯舜之仁智之全體也惟急先務急親賢堯舜所以善用其仁智也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此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耳

貧賤望他日之富貴則貧賤必不能終身富貴若思往日之貧賤則富貴必非固有看大舜兩個若字此心只是一團天理與富貴貧賤有何干涉

仁者人也有此人身便有此天理乃與生俱生與形俱

形不可須臾離者也合而言之則仁之理在人之身人之身全仁之理如親合於父子義合於君臣序別信合於夫婦長幼朋友仁非虛位身非虛器人與仁不相離是之謂矣子思曰率性之謂道此謂也

介然用之則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人之心出入無常天理之存亡甚易可危也哉

口之於味一節人心惟危也仁之於父子一節道心惟微也性也有命君子不謂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

君子不以氣質之性爲性以天命之性爲性不以氣數之命爲命以義理之命爲命合一是以能盡性至命也

善者人心之天理始之可欲者此也終之不可知者此也有諸己是善有於己充實是善充實光輝是善光輝大是善之大化是善之化

不忍不為此眞心也達之於所忍所為擴充此眞心也至仁義不可勝用無所往而不為仁義眞心擴充而此心之全體得矣仁則統體義有萬殊故精於義之至然後成仁所以又以爾汝之實言不言之餂示以充類至義之盡而仁之統體無不盡矣

善言善道不是兩截以心明道為善言以心體道為善道君子之言與守亦非有異於人言乃衆人之庸言故

不下帶而道自存也行乃衆人之庸行故修其身而天下自平也然言守雖是一道畢竟言非難守難故下文單言不守約而務施博之病以見不可求人重而自任輕蓋明道不若體道之爲眞心也教人不若修己之爲急務也

德卽性禮卽理動容周旋中禮由於盛德之至是禮由性出者也動容周旋中禮則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俱中禮之事非爲干祿爲生正行則盛德之至又可見矣以生死出處言行性分中事耳堯舜性之者如此行法正欲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語必信而動容周

旋中禮也曰俟命則雖未至盛德之至亦非爲干祿正
行之私也湯武反之者如此
心本無欲有欲則失其心之本體矣寡欲者求復其心
之本體寡之以至於無則心本體復矣
萬章疑夫子之思狂狷孟子則以爲足以任道萬章疑
夫子之譏鄉愿孟子則以爲足以害道蓋孔子所傳於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謂經也是民生之恆性古今之
秉彝也夫子思得狂狷傳之者正此經也邪慝卽鄉愿
害道之類也經正而無邪慝吾道盛則異教息是孔孟
之所同望於吾人者也

孟子終篇歷敘羣聖道統見七篇之書無非所以明羣聖之道所以繼往開來所謂見者見何物所謂聞者聞何事見知聞知皆同一知此知字果何如識得知字然後羣聖所見聞之實坦然無疑在是矣此可與知與能者顧力行何如耳

四書近語卷六